

諸子彙函



仁
97
23
卷

○○○王道通三

性嚴子

易曰史記
謂古氏為三
才首君即天地
人也

王鳳洲曰皇極
經世易有奇
數三而已參天
者三三而九而
地者倍三而六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
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
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故王
者唯天之施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諸
人法其數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
而歸之於仁仁之美者在於天大仁也天覆育
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事功無已終而
復始凡舉歸之以奉人察於天之意無窮極之

王鳳州曰點出
用空玄微

仁也人之受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是故
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親有忠信慈惠
之心有禮義廉讓之行者是是非逆順之治文理
燦然而厚之廣大有而博唯人道爲可以參天
天常以愛利爲義以養爲事春秋冬夏皆其用
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爲意以安樂世爲事
好惡喜怒而備用也然而主好惡喜怒乃天之
春夏秋冬也其俱燠清寒暑而以變化成功也
天出此物者時則歲美不時則歲惡人主出此

劉會言曰點出
治亂後世所難

四者義則世治不義則世亂是故治世與義歲
同數亂世與惡歲同數以此見人理之副天道
也天有寒有暑土君地義之主也是故春秋君
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臣
之義此於地故爲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爲人
子者視土之事火也難居中央亦歲亡十二日
之王傳於火以調和養長然而弗名者皆并功
於火火得以盛不敢與父分美孝之至也是故
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於地也地事天也猶

楊升菴曰點出
忠孝乃是天地
人貫通之肯何
必沾帶地言

諸子集卷四

卷八

七

三

下之事上也地天之合也物無合會之義是故
推天之精運陰陽之類以別順逆之理安所加
以不在上下在大小在彊弱在賢不肖在善惡
惡之屬盡爲陰善之屬盡爲陽陽爲德陰爲刑
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類也雖曰權在皆權
成是故陽行於順陰行於逆逆行而順順行而
逆者陰也是故天以陰爲權以陽爲經陽出而
南陰出而北經用於盛權用於未以此見天之
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故曰陽天之德陰天

張子曰此論
千古不磨

張子曰此論
千古不磨

黃東發曰此論
見解本六經

張子曰此論
盡

之刑也陽氣暖而陰氣寒陽氣盛而陰氣衰陽
氣仁而陰氣嫉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
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
於盛陰常居空虛而行於未天之好仁而近惡
戾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經而後權
貴陽而賤陰也故陰夏入居下不得任歲事冬
出居上置之空處也養長之時伏於下遠去之
弗使得爲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備之備次
陳守閉塞也此皆天之近陽而遠陰天固有此

言暑日甚佳

然而無所之如其身而已矣人主立於生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勢物莫不應天化天地之化如四時所好之風出則為暖氣而有生於俗所惡之風出則為清氣而有殺於俗喜則有暑氣而有養長也怒則為寒氣而有閉塞也人主以好惡喜怒變俗習而天以暖清寒暑化草木喜樂時而當則歲美不時而妄則歲惡天地人主一也然則人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暖清寒暑也不可下審其處而出也當暑而寒當寒而暑

鳳洲曰此

暑必為惡歲也人主當喜而怒當怒而喜必為亂世矣是故人主之六守在於謹藏而禁內使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若暖清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人主掌此而無失而便乃好惡喜怒未嘗差也如春秋冬夏之未嘗過也可謂參天矣深藏此四者而勿使妄發可謂天矣

王鳳洲曰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篇四十四篇中則為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

詞亦非後世所能到

○○○人副天數

桂巖子

永本闕文十五行
諸本闕文十六行

明可見曰副數
可謂可觀可闕
文不虛

王陽明曰老子
負陰抱陽沖氣
為和是也

故陰陽之動使人足病疾痺起則地氣上為雲
雨而象亦應之也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
身身猶天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運也天
以秒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
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
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
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

楊升菴曰客居
戲云一陰一陽
天地之方

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此皆
暗慮著身與人俱生此而偶之算合於其可數
也副數不可數者副類皆當同而副天一也是
故陳其有形以著其無形者拘其可數者以此
言道之亦宜以類相應循其形也以數相中也
王鳳洲曰太平經云天失陰陽則亂其道地
失陰陽則亂其財人失陰陽則絕其後君臣
天陰陽則其道不理五行四時失陰陽則為
災今天垂象為人法故當承任之也此論可

補人副天數註

焦弱族曰許魯齋云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
枯榮瘁人有富貴賤貧風雨露雷無非教也
富貴福澤貪賤憂戚亦無非教也此天地所
以造萬物日新無敝者也此論亦可參看

○○同類相動

性巖子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百
物其去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
比則應其驗燉然也。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
則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
鳴非有祠其數然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
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帝王之將
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
故以類相召也。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軍之所

丘垤山曰諸如
燥溼宮商左馬
暑雨之類下引
天人以見陰陽
起應也語意關
深

王陽明曰水外
病陰陰而夜亦
為陰東風方起
屬陽而酒湛哉
明於此類
相動也

處以棘楚美惡皆有從來以為命莫知其處所
天將陰雨人之病故為之先動是陰相應而起
也天將欲陰雨又使人欲睡臥者陰氣也有憂
亦使人臥者是陰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臥
者是陽相索也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
溢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鷄至幾明皆鳴而相薄
其氣益精故陽益陽而陰益陰陽陰之氣因可
以類相益損也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
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

唐伯虎曰已先
起之即善名善
類惡名惡類聞
被

天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明於此者
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止雨則動陽以起陽
故致雨非初也而疑於神者其理微妙也非獨
陰陽之氣可以類進退也雖不祥禍福所從生
亦由是也無非已先起之而物以類應之而動
者也故聰明聖神由視反聽言為明聖內視反
聽故獨明聖者知其本心皆在此耳故琴瑟報
彈其宮他宮自鳴而應之比物之以類動者也
其動以聲而無形人不見其動之形則謂之自

季饒曰正歲

鳴也又相助無形則謂之自然其實非自然也
有使入之然者矣物固有實使之其使之無形
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鳥銜穀之種而
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
茂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王鳳洲曰同類相動一氣機之自然者如司
馬遷所謂同明相照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
虎是也則召祥召殃不有自耶危言激論讀
之悚慄

○○○五行相勝

桂殿子

黃東發曰務本
力農亦於五行
皆寓其意概
見

王鳳洲曰以上
金勝木

木者司農也司農為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
匿賢士絕滅公卿教民奢侈賓客交通不勸田
事博戲鬪鷄走狗弄馬長幼無禮大小相虜並
為寇賊橫恣絕理司徒誅之齊相是也行霸任
兵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人降伏以安中國木者
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農者民也不順如叛則
命司徒誅其率正矣故曰金勝木火者司馬也
司馬為讒反言易辭以譖愬人內離骨肉之親

王鳳洲曰愧不
龍邪

外疎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魯上大夫季孫
是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以怠惡譖愬其羣
臣劫惑其君孔子爲魯司寇據義行法季孫自
消墮費邱城兵甲有差天火者大朝有邪讒熒
惑其君執法誅之執法者水也故士者君之官
也其相司營爲神主所爲皆曰可主所言皆曰
善調順主指聽從爲比進主所善以快主意導
主以邪陷主不義大爲官室多爲臺榭彫文刻
鏤五色成光賦歛無度以奪民財多發徭役以

王鳳洲曰以上
大勝土

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首姓愁苦叛去其
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
弊而叛反其身弑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
過士大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勝
土金者司徒也司徒爲賊內得於君外驕軍士
專權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
行禁不止將率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
有耻則司馬誅之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
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蹇不卹其下卒不爲使

王鳳洲曰以上
火勝金

黃東發曰錯認
仁義治亂相反
請推此屬第一

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金者司徒司徒
弱不能使士衆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水者
司寇也司寇爲亂足恭小謹巧言令色聽謁受
賂阿黨不平慢令急誅誅殺無罪則司營誅之
營蕩是也爲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焉以仁國
之要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奈
何營蕩對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曰愛人
尊老柰何營蕩對曰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
老者妻長而天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

王鳳洲曰以上
七勝水

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
夫水者執法司寇也執法附黨不平依法刑人
則司營誅之故曰土勝水

王鳳洲曰淮南子云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
而火銷之木強而金伐之水流而土遏之惟
造化者物莫能勝也其旨似倣五行篇而前
篇劈頭四段無首無尾極晰生相生尅之理

王視野曰遂段
上辰癸歷蓋
亥救之旨

〇〇五行變救

桂巖子

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救
以德不出三年大雷雨百木有變春凋秋榮秋
一無水冰春多雨此繇役衆賦歛重百姓貧窮
秋字叛去道多饑人救之者省繇役薄賦歛出倉穀
賑困窮矣火有變冬溫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
不賞惡者不絀不肖在位賢者伏匿則寒暑失
序而民疾疫救之者舉賢良賞有功封有德士
有變大風至五穀傷此不信仁賢不敬父兄汪

王視野曰遂段
上辰癸歷蓋
亥救之旨

茅鹿門曰應天
臨民王者之事
以佐救之可補
造化矣

羅一峯曰君德
不用恭儉保民
此五教中盡之
矣

洪無度宮室多營救之者省宮室去雕文舉孝
悌恤黎元金有變畢昂為回三覆有武多兵多
盜寇此棄義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趣利多
奸軌救之者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束甲械
水有變冬濕多霧春夏雨雹此法令緩刑罰不
行救之者憂罔罔案奸宄誅有罪要五日

王鳳洲曰救變無他術惟人君銳精化理臣
工精自承休自然天心效順休徵自應者此
宜錄以獻 當寧

○○○郊語

桂巖子

刻今孟子曰結
奇磨天造地

設無不痛快

人之言醜去婁鳴羽去昧

亦作昧

慈石取鐵頸

一作

顛一作真

金取火蠶珥絲於室而絃絕於堂禾實於

野而粟缺於倉燕夷生於燕橘枳死於荆此十

物者皆奇可而惟非人所意也夫非人所意然

而既以有之矣或者吉凶禍福利不利之所從

生無有奇惟非人所意如是者乎此等可畏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

言彼豈無傷害於人而孔子徒惡之哉以此見

陳明卿曰奇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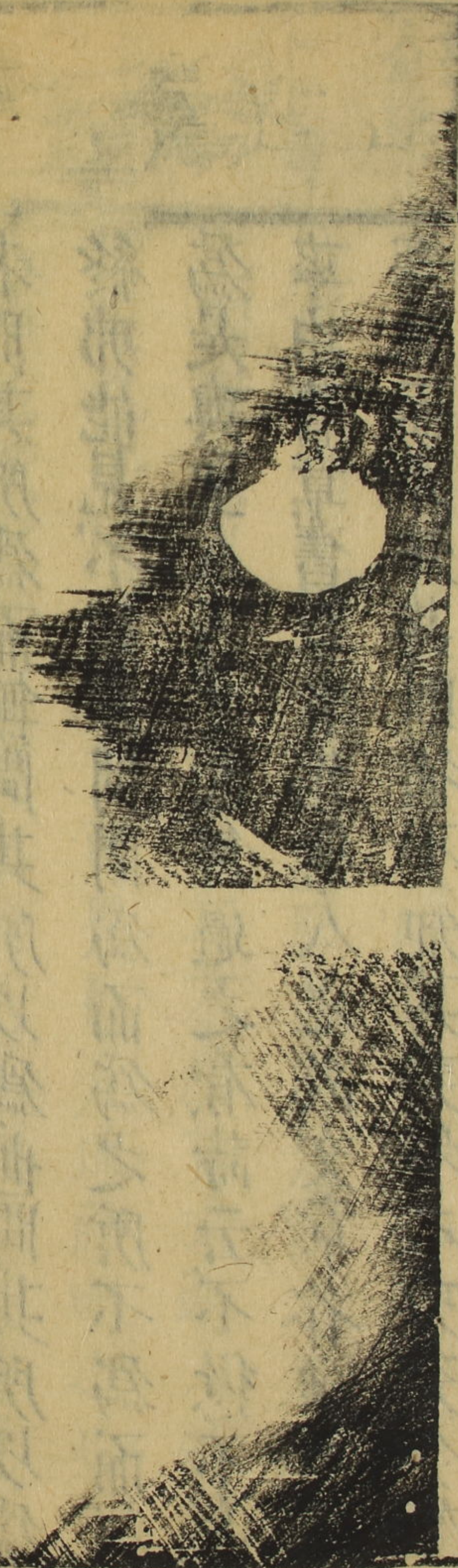
朱蘭曰讀此
今全球

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
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
不見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
立校默而無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
上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不然其來逮人殆無
以異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天地神明之心與
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惟聖人能見之
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
畏也奈何而廢郊禮郊禮者人所最甚重也廢

聖人所最甚重而吉凶利害在於冥冥不可得
見之中雖已多受其病何從知之故曰問聖人
者問其所爲而無問其所以爲也問其所以爲
終弗能見不如弗問問爲而爲之所不爲而勿
爲是與聖人同實也何過之有詩云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者雖不能
深見而詳知其則猶不知其美譽之功矣今郊
事天之義此聖人故云

王鳳洲曰作善降祥爲惡降殃自然之理至

泥于郊禮之重是邀福也然文自精嚴猥至



郊義

桂麋子

郊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房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卽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天之道也

王鳳洲曰歲一祭天于郊所謂仁人爲能鄉

帝也。四祭于宗廟，所謂孝子爲能享親也。尚書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天之所眷在德，此人君敬天法祖之務在郊義，而非區區修糴祀之文已者。

○○○郊祭

桂巖子

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惟祭天爲越喪而行事。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今羣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事而天子孫畜萬民，民未徧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無用食。

王槐野曰：得

享廟曰此論
極精

陳明初曰入秦
一民暴暢

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
賤孰貴於天子天子號天子之子也奈何受爲天
子之號而無天子之禮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
異人之不可以不食父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
重者也前世王吳不從重粟精奉之以事上天
至於秦而獨曠然廢之一何不率由舊章之太
甚也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
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疑是他字神者春秋
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故

王槐野曰命音

刻金孟曰秦廢
郊禮已六典周
安望其他

未見秦國致六福如周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
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
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殖
至於駢厚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
也今此天之所以與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爲
也今秦與周俱得爲天子而所以事天者異於
周以郊爲百神始始入歲首必以正月上辛日
先享天乃敢於地先貴之義也夫歲先之與歲
弗行也相去遠矣天下福若無可恡者然所以

春祠是禴秋
物漸成薦新曰
嘗冬物畢成可
進者衆曰烝

張皇王曰確論

久弗行也非灼灼見其當而故弗行也典禮之
官常嫌疑其能昭昭明其當也今切以爲其當
與不當可內反於心而定也堯謂舜曰天之曆
數在爾躬言察身以知天也。今身有子。孰不欲
其有子禮也。聖人正名名不虛生。天子者則天
之子也。以身度天。獨何爲不欲其子之有子禮
也。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
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
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

陳明卿曰大闕
係主德

行也。詩曰有覽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
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
於彼矣。故曰悅有慶。賞嚴於刑罰。疾於法令。
王鳳洲曰明道先生云。天子祭天地。以天子
天下之主。大有個相閑處。但有大喪則祖考
之靈洋洋如在此。時祭天是越喪而行事也。
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人與天地其一個
氣。子孫與祖考一氣中。尤親切。故報本奉先
並行不悖之理之也。如吉凶禍福在人主敬

天法祖似修之耳

○○○順命

桂巖子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也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為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國邑。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之調。闇甚而已。無名姓號。

楊升菴曰快語

諸子彙函

卷十八

桂巖子順命

五

班固曰人君按
上稱天子以爵
事天也接下稱
帝王言以號令
天下也雖德有
優劣俱受命於
天董子言以道
受命斯易正命

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甚尊至德巍巍
乎不可以加矣甚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春秋
列序位卑尊之陳累累乎可得而觀也雖閭且
愚莫不昭然地之菜茹瓜果藝之稻麥黍稷菜
生穀熟永思吉日供其祭物齋戒沐浴潔清致
敬祀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已處之
以愛敬行之以恭讓亦殆免於罪矣公子慶父
罪亦不當繫於國以親之故為之諱而諸丹之
國齊之仲孫去其公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

道西山曰深至

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人於天也以道受命其
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
者人絕之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疆唯有社
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天子
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
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
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不天亦可天子不能奉
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
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

賈東萊曰此數
段斷然可誦

章楓山口綴上
七証第摩有力

子不受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也
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於晉陽以
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
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曰不奉順於
天者其罪如此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
之言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
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曰傷麟昆
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
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一其角過有

張寬王曰歸重
到此言詞愷切

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
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爲也見百事之變之所
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
者其爲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諸其賤
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
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况不畏大人專誅
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爲聖人之言變
古異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此三畏者
異指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

揚升菴曰易緯云帝者天號也德配天地不
私公位稱之曰帝天子者繼天治物改正一
統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生人至尊之號
也大君者君人之盛也又胡五峰云人皆生
于父母道本乎天謂人皆天之子可乎曰不
可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者至大至正奉行
天道乃可謂之天之子也此二說可補註疏

郊祀對

桂巖子

廷尉臣湯昧死言曰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
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
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
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
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繭栗宗
廟之牛握賓客之牛凡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
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
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

茅鹿門曰意鄭
重而該全旨

鄭東郊曰漢以
神爲帝以祀神

者子漢

卷十八

桂巖子 郊祀對

五七

為郊未有祀矣
上帝者漢武
以求仙親郊皆
不足取仲舒之
言不用也

黃東發曰按魯
用天子禮樂說
見明堂位通鑑
外紀此皆後世僭

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
令食其母便臣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
禮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曰周天子用騂剛
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
對曰武王崩成王立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
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
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
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仲
舒愚以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

祭財豈真說者
故禮經多出漢
儒

廣利川曰語非
虛

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
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
故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
牲其郊何用至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
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
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仲舒對曰鶩非
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
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人
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

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骸骨伏陋陛下乃幸使九卿問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昧死以聞蔡白石曰條對詳明具見仲舒正誼明道之學

○○執贄

桂巖子

王槐野曰領義各有次序亦善形容

茅鹿門曰奇屈之氣安博之才運若天成愈玩愈妙

凡執贄天子用騶公侯用玉卯用羔大夫用鴈鴈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倏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贄羔乃有其類天者天之道任陽不任陰王者之道任德不任刑順天也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諦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為言猶祥與故卿以為贄玉有似君子子曰人而不曰如

茅鹿門曰無語
不精闕之神伯
而長

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不
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爲遠功而近有災
是則不有玉至親而不蔽其惡內有瑕穢必見
之於外故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
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潤而不汚是仁而至
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斲過
而不濡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搔而不可
從繞潔白如素而不受汚玉類備者故公侯以
爲贄賜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

茅鹿門曰看他
總頭處字眼極
精神

也擇於身者盡爲德音發於事者盡爲閏澤積
美陽芬香以通之天賜亦取百香之心獨未之
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賜天子其淳粹無擇與
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爲贄而各以事上也觀贄
之意可以見其事

楊升菴曰尚書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
死贄九峰蔡先生註云五玉五等諸侯所執
者卽五瑞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
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

死士執雉皆所以爲贄而見者是執贄之禮
以定尊卑執贄之義以配天道的可垂不朽

祭義有春禘秋嘗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
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只是
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仲舒論極爲詳
委此說可與參看

委此巖河與泰電

對吾文。嬉意舒來。幾吐。精密。外。皆。歸。琳。琳。皆。
關。眼。輒。亦。或。姑。以。具。報。而。結。祭。既。開。只。只。
祭。葬。亦。春。祿。亦。嘗。亦。以。春。則。來。眼。輒。亦。來。祭。

山川頌

桂巖子

唐荆川曰山則
嶂嶸然川則潏
潏然不事紛紜
和巽極流峙之
奇觀

山。則。巖。嶂。嶸。崔。嵬。崔。嵬。巍。久。不。崩。弛。似。夫。仁。人。
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器。用。資。曲。直。
合。大。者。可。以。為。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為。丹。與。浮。
漚。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鏹。則。
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
君。子。取。譬。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功。無。害。
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止。泰。其。下。久。長。安。後。世。
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

王鳳洲曰描寫
境趣百態橫生
讀之動人

唐荆川曰草

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
源泉混混汙汙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
既似持平者循嶽赴下不遺小問既似察者循
溪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山
而能清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
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石而不疑既似勇者物
皆固或是於大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感德之
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者逝者
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祭義

桂巖子

唐荆川曰草
尊天是一是二
只一天賜作揚
綱便了外儀

五穀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爲賜人也宗廟止
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於祭
之而宜矣宗廟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春上豆實
夏上尊實秋上杞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春之
始所生也尊實麵一作也夏之所受初也杞實
黍也秋之所先成也敦實稻也冬之所畢實也
始生故曰祠善其可也夏約故曰祔貴所初祔
也先成故曰嘗嘗言耳也畢熟故曰蒸蒸言衆

傷升卷曰篤

也奉四時所受於天者而上之爲上祭貴天賜
且尊宗廟也孔子受君賜則以祭况受天賜乎
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
四祭也故君子未嘗不食新新天賜至必先薦
之乃取食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尊天美義也
敬宗廟聖人之所謹也大禮也不多而欲潔清
不貪數而欲恭敬君子之祭也恭親之致其中
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至尊故鬼享之享之
如此乃可謂之能祭祭者祭也以是達鬼神之神

陳明卿曰察際
二義妙想天開
總於無有是處

謂也善乃述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吾以名之
所享故祭之不虚安所可察哉祭之爲言際也
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之見者見不見然後
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
之意乃知重祭祀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
在重祭祀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
敢欺也信之而不獨在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
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
爾君子無恒安息靜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

陳明卿曰莊語
絕不支漫
茅鹿門曰引孔
子典詩以告世
且以勸人處似

張廣王曰不可
不容關係全篇
發義其句字應

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
其法也以詩爲天子法矣何謂不法哉其辭直
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省何
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
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

宋潛谿曰闡祭義從天賜立說地步便高而
察際二解與論詩二引尤爲精確

楊升菴曰朱晦菴云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
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故

天地之行

桂巖子

天地之行美也是故春襲葛夏居密陰秋避殺
冬風避重潔就其和也衣欲常漂食欲常饑體
欲常勞而無長佚居多也凡天地之物乘以其
泰而生厭於其勝而死四時之變是也故冬之
水氣東加於春而木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
金而歿厭於勝也生於木者至金而死生於金
者至火而死春之所生而不得過秋秋之所生
不得過夏天之數也飲食臭味每至一時亦有

玉槐野曰名理

予鹿門曰時令
在其心

張蒼主曰氣味
數句甚佳
茅鹿門曰言乘
陰者多矣有此
如之簡約精當
否

陳明卿曰齊成
告以冬芬成告

所勝有所不勝之理不可不察也四時不同氣
氣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視代美而代
養之同時美者雜食之是皆其所宜也故齊以
冬美而芬以夏成此可以見冬夏之所宜服矣
冬水氣也齊其味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
也齊之爲言濟與濟大水也夏火氣也芬苦味
也乘於火氣而成者苦勝暑也天無所言而意
以物物不與羣物同時而生死者必深察之是
天所告人也故齊成告之甘芬成告之苦也君

子察物而成告謹是以至齊不可告之時而盡
遠其物至芬成就也天獨所代之成者君子獨
代之是冬夏之所宜也春秋雜物其和而冬夏
代服其宜則當得天地之美四時和矣凡釋味
之大體冬其時所之美而違天不遠矣是故當
百物大牛之時羣物皆生而難不惜其命所以
救窮也推進光榮褒揚其善所以明也受命宜
恩輔成君子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歸德於上
所以致義也是故地明其理爲萬物母臣明其

王槐野曰一氣
滾下多少情景

張真玉曰轉出
數段意言不窮

陽升卷曰敘法
明整

職爲一國宰。毋不可以不信。宰不可以不忠。毋
不信。則草木傷其根。宰不忠。則姦臣危其君。根
傷。則亡枝葉。君危。則亡其國。故爲地者。務暴其
形。爲臣者。務著其情。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
也。隱居深宮。若心之藏於胸。至貴無與。遍若心
之神。無與雙也。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濁
若身之貴目而賤足也。任羣臣。無所親。若四肢
之各有職也。內有四輔。若心之有肝肺脾腎也。
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孔竅也。親聖近賢。若

焦弱侯曰續得
好

神明皆聚於心也。上下相承順。若形體相爲使
也。布恩施惠。若元氣之流皮毛腠理也。百姓皆
得其所。若流血氣和平。形體無所苦也。無爲致
太平。若神氣無自通於淵也。致黃龍鳳凰。若神
明之致玉女之英也。君明臣蒙其功。若心之神
體得以全。臣賢君蒙其恩。若形體之靜而心得
以安。上亂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聰明而手足爲
傷也。臣不忠而君滅亡。若形體妄動而心之喪
是故君臣之禮。若心之與體。心不可以不堅。君

劉倉孟曰此語
重見是仲舒得
意之文

不可以不賢。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心
所以全者。體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是
以天高其位。而卜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序列
星而近。至精考陰陽。而降霜露。高其位。所以爲
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藏其形。所以爲神也。
見其光。所以爲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
精。所以爲剛也。考陰陽。所以成歲也。降霜露。所
以生殺也。爲人君者。其法最是於天也。故貴爵
而臣國。所以爲仁也。深居隱處。不卑其體。所以

陳明卿曰句句
含雅馬絕千古

爲神也。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爲明也。量能
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
肱。所以爲剛也。考實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
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是故天軌
其道。爲萬物主。君執其常。爲一國主。天不可以
不剛。主不可以不堅。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
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
其君故爲天者。務剛其氣。爲君者。務堅其政。剛
堅。然後陽道制命。地畢其位。而上其氣。暴其形。

安風阿曰上以
天配君下以地
配臣尊卑之分
截然

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獻其生成其事而歸其功
卑其位所以事天也上其氣所以養陽也果其
形所以爲忠也著其情所以爲信也受其形所
以藏終也獻其生所以助明也成其事所以助
位也歸其功所以致義也爲人臣者其法取象
於地故朝夕進退奉職應對所以事貴也供設
飲食候視政疾所以致養也委身致命事無專
制所以致養也竭愚寫情不飾其過所以爲忠
也伏節死義代四時也而人之所治也安取久

茅展門曰一身
備四氣之和此
自然

留當行之理而必待四時也此之所經兆其中
也人有喜怒哀樂猶天之有春夏秋冬也喜怒哀
樂樂之至其時而欲發也若春夏秋冬之至其
時而欲忠也皆天氣之然也其宜直行而無滯
滯一也天終歲乃一偏此四者而人主終日不
知過此四之數其理故不可以相待且天之欲
利人非直其欲利穀也除穢不待時况穢人乎
董中峯曰與徐宏深流覽不盡

桂殿子

陳明卿曰這句
是破天關手

茅鹿門曰內善
已性常如紀消

者子貢曰

卷一

桂學 咸德所上

17

養錫外順物性
常如顏閔之養
虎方是聖人行
天德

德雖有所念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然後發
刑罰以立其威能常若是者謂之天德行天德
者謂之聖人爲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
勢以變化民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
喜怒當寒暑威德當冬夏冬夏者威德之合也
寒暑者喜怒之偶也喜怒之有時而當發寒暑
亦有時而當出其理一也當喜而不喜猶當暑
而不暑當怒而不怒猶當寒而不寒也當德而
而不德當夏而不夏也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

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可以不直處而發也如
寒暑冬夏之不可不當其時而出也故謹善惡
之端何以效其然也春秋采善不遺小惡惡不
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忽以是非正理以保忠
喜怒之發威德之處無不皆中其應可以參寒
暑冬夏之不失其時而已故曰聖人配天

劉會孟曰和平合一意味極玄天地運化聖
人布政總屬此道

諸子彙函卷之十八

是冬重
言怒文
廣大而
不
其然也
春煥采
生小國
水對照
不
下不當
其出而出
出於
其出

